

千里凡尘红颜凝守我只愿——

穿超时空

泰姬玛

有限公司

紫眉新作

1

因为一部广告片，他认识了四个女人。而这中个女人，差点毁了他一生。

秋风袅袅——

楚洛伦自随身巧壶里，倒出了两杯伏特加，加上莱姆汁、柠檬汁，掺入两杯坦普拉中，复加入姜汁水至七分满，各夹了几颗冰块放入，调成了两杯莫斯科驴子。

他哂然端起，一杯递予沉坐在牛皮沙发上的钟榆蝶。

榆蝶含笑接过，浅酌了一口。

“你上班都是这样偷闲、搞生活情趣的？”

“没人规定你上班就得硬邦邦的不可；如果可以换一种方式、换一种心情，何乐而不为”

楚洛伦闭适的坐到她身畔来，留意到她干练严谨的容颜里，闪过一抹红。他洋洋洒洒的比着小型酒柜；比着红木骨桌上、晶蓝色琉璃瓶里，一束恣放的秋海棠；

比着墙上的书法挂轴、水彩画、油画、国画，叨叨絮絮的说：“自始至终，我都是个懂得生活的人。”

钟榆蝶抬头望着一幅题名为“晨曦”的版画，以及一幅“江南春雨”的水墨画。她沉湎于画中的意境，竟忘了她之所以会坐在这儿，完全是为公事而来。

楚洛伦见她松懈的态度，也就以画为题的聊开了。他没想到令同行玻格广告公司首尝败绩的女子，竟也有她感性的一面。她赏画的功力实属上乘，而她也似乎不如想像中难缠。

最后，他们并未细谈广告细节，钟榆蝶就信任的留下一句话：“这个香水广告就仰仗你了！”

他对于仙丹代理公司所委托的法国新型迷魂香水，早有个腹案。

当他的旗下星探开始出巡街口、寻找切题的新面孔时，钟榆蝶挂了个电话给他，表明希望拍四个版本。洛伦为了多了解她的心境感受，为了契合她的品味，乘机约她一起去看画展。

画廊里面展出黑西哥的水彩画。他俩并肩在一幅幅渲染的画作前，浏览与评鉴。

钟榆蝶穿了一袭咖啡黑的印花图腾、连身开衩的长窄裙，项间系着同色调的围巾，与一长串暗色的挂珠；配合她斜披向右、自然髻的齐耳短发，整个人予人感觉身藏不露、十分内敛的知性女子。

她的五官并不特别出色，但很自然的有股吸引人想去接近她的魅力。

她不太有笑容，加上她的严谨态态，让他觉得是一

种保护色彩所使然。

“难道你就不能轻松点?”

“呃?”

洛伦看着她闪避的眨动眼睫，玩笑的抓起陶瓮里的铭黄色跳舞兰，献予她。

她诧异的盯住他那倜傥的五官，抿起唇来不发噱。

其实他这将近三十年来的生命里，一直没真正用心去谈过一场恋爱。也许是一直没让他碰上特别心动的女人，也或许他是个不懂爱情的人。

洛伦瞪视着镜框上的容颜，突然发觉自己也许才是真正需要放轻松的人。

“我们不谈广告，谈点别的!”

“我们一直都在谈别的。”

钟榆蝶浅笑，那微眯的眼睛、轻扬的嘴角，令她面部表情柔和，如同沉溺在幸福之中。

洛伦回到办公室时，小李已找来几位条件颇佳的新面孔，等待身为总经理的他过目挑拣。他抹了抹脸，提振精神的命令五位新人鱼贯进入。

其中一张面孔吸引住他。她幽明深邃的大眼，如月光下的静谧湖水，闪动着狡黠。一袭针纤轮状镂空的白色外衫，内着淡紫色的小可爱与迷你短裤，勾勒出她傲人的身段，一头醒目的棕色过腰微髻的长发飘飘洒洒；她顶上还戴着橙红色的方型呢绒帽。

他审视着她涂成银灰色的丰唇、涂成黄色的看起来脐眼，以及修饰腿部的苹果绿丝袜，足蹬红色 TRAV-

EL FOX 休闲鞋；突兀中，竟显得极搭调，很搭她的气质。

“韦蔻安。你好！”她爽朗的漾开笑脸，朝他递出了手。

“你很有创意！”

洛伦轻握一下她细嫩的手。看着她履历表上，写着“儿童美语教师”。他想，她饱满匀称的身段，似乎更合适当模特儿。

就这样，他与她谈论到拍摄过程与酬劳问题。

“有两个场景必须在印度拍，另一个场影在纽约拍，行程槲能会影响到你的教学工作。”

“不成问题，合作愉快！”

蔻安的中文语调仍含带着英语腔。她虽是中美混血儿，对于美车国有较多的向往与认同。这也许是因她自小在华盛顿接受教育所致吧！据她说，自从全家随父亲回到台湾后，她已能渐次体会中国文化。

她约他出去喝个咖啡，洛伦想想也无不可。于是两人偕同来到楼下的情人咖啡座，假扮成一对情人。

她说话喜欢又急又快又夸张，她的明眸溜转不定，样子好似这世界对他而言，永远是新鲜，永远是令人期待的奇迹。

她几乎独占了所有谈话；洛伦首次扮演一位沉静的倾听者，这角色对他而言是挺鲜的。因为他一直是高谈阔论者，一直是引领众人目光焦点的人物；不论是每天会的工作会报，或下午的主管会报，或者与客户洽谈广告腹案，他总是侃侃而谈，畅所欲言。

随后，他又陪她去逛市区。欣赏她试穿一袭袭精品服饰。

“嘿！你觉得怎么样！”她旋转一圈，贴身黑色皱褶连身长裙紧裹她妖娆的身段，外罩土黄色网状方格衣，自肩罩至脚踝，袖端、裙端流苏细窄。她嘟起樱唇，摆几个“POSE，那妖媚的风情，令他打心底称赞。

他想，也许他们都不应该太认真。她替她付了帐，又陪她去挑拣一双意大利的矮跟鞋。

“真难得，台湾的鞋码还有你能穿的！”他取笑的看着她，她硬挤的把脚挤进最大号的黑色鹿皮鞋里。

“真是绝无仅有！”

她胀红了脸，不知是因痛还是……她来回走了几步，迅速买了单。

他不知为什么要陪她来博物馆里闲晃，也不知为什么要听她絮絮的说起：“她最喜欢兵马俑、最喜欢唐朝丰腴的仕女、最喜欢项羽的气霸山河兮……

他想也许她对中国历史已逐渐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，可是他对这个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她脑海里突然将蕙安与榆蝶联想在一起；如果她们成为朋友，冷热调和是最適切不过的。

“呼！脚痛死了！”

她把矮跟鞋一甩，十只脚趾又红又胀。她大刺刺的在竹藤椅上坐下，那样子颇为无辜。她看着她披泄的棕色长发，突然伸手搂了她。

“为什么你会想到用泰项目玛哈来做为你广告的文

稿?”

“因为我觉得你们女人似乎都在期待一场旷世不渝的真情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炯亮如勾的双眼满布迷情。她扬扬直溜溜的长发，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睇着他。“是吗？我不这么觉得。”

他摸摸他高挺的鼻窝笑。“那是因为你失败过太多。”

是的……也许……但……崔羽桦弹了弹烟灰，对于眼前这瞬间窥透她心事的男人，突觉有些不安。

她一向不被别人了解太多，更何况他俩素昧平生。假使十分钟前她就离席，根本不会遇见他。这个自负的男人！

崔羽桦掩饰的笑一笑。娴雅的执起茶壶，倒下一杯。

“你真的认为我适合拍这样的广告？”

“是的！从我刚进门的一刹那起，我就有这样的直觉了。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充满古典美，如从古画中走出来一般。”

钢琴争琮的旋律流荡在耳畔，彩色交叠的光影飞过他俩神色各异的脸庞。她清清喉咙，沉默半晌，自他凝视的眸光中，垂下眼睑。

“我已经是个不期待爱情的女人，我无法让人拍出那样的心情。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伤痕尚未恢复？你还在疗伤？”

他语带关怀的看着羽桦那快悒的面容。她想，像她

这般冰雪聪明的女人，是不该如此忧郁不乐的。她那灵秀的五官、典雅的气质，让男人很自然的想保护她。

崔羽桦瞟他一眼，不想多言的拿起帐单，扬扬长发，面无表情的离去。

洛伦望着她那纤弱袅娜的背影，不禁有一丝怅然。

钟榆蝶来找他时，他还在臆想崔羽桦的心境，整个人显利用些恍惚。她说她还想再喝一次他调的莫斯科骡子。

洛伦没心情的提议道：“不如到餐厅去喝现成的。”

“那么我调给你喝。”

钟榆蝶微微地牵动嘴角，将烈琴酒、莱姆、柠檬汁、砂糖、冰块，各按比例的注入摇动器内，前后摇动了几回，倾入香槟酒杯中，就成了一杯吉姆雷特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榆蝶看他轻啜一口，严谨的面容里，首次露出满怀热盼的神情。他想她应该可以更活泼的，比如喋喋不休……但她总是适度的遣词用句。

是不是企业文化将她塑造成这样？还是……

“你有兴趣当CF里的女主角吗？”

“除非男主角是你。”

榆蝶说这话时，神情十分镇定自若，语气平板得似乎太冷淡了些。那么她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说出这样的话？

洛伦颇觉兴味的靠近她；她并不退后，目光坦然的迎向他。

“听说你离过婚？”

“五年前的事了。”她别开头，后悔回答了他。

“榆蝶……嗯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我知道你一向是跟玻格广告公司合作的，这次因为你不满意他们拍出的效果，才转移到我公司来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也一手轻抚她的颊，她闪躲开，回避的背过身。

“那么你认为不是这样？”

“我觉得这是个阴谋。”

他仰尽那杯吉姆雷特，等着看她愤怒或惊诧的回头。

可是她没有。榆蝶身一侧，不慌不忙的走了出去。

洛伦想叫她，终究忍了下来。半晌，他才放肆的笑开声来。

对女人他一向不曾认真的。也许就是这副调调害了他，也害了那些倾心于他的女人。

他还是积极的寻找女主角。尤其是令他中意的崔羽桦，他更是每天徘徊于初遇她的那家西餐厅。

九月了，秋阳老虎，晒得他有些发晕，她驾车来到沙仑海水浴场。中午时分的海边，人潮喧哗。他舒适的躺在凉椅上，在凉棚下吹拂着咸湿的海风。沙滩上踢皮球的男女、玩遥控飞机的小孩，笑声连连。墨镜闲适的挂在他鼻梁上，他正闭目小憩。蓦地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。他惊醒一看，但见一只圣伯纳犬，在他身侧，咧嘴而笑；当然它那种表情如果是代表笑的话。

洛伦试探的伸出手，缓缓伸向它。它乖顺的坐下，

任他抚摸。

他检视着它的毛色，十分干净，想必有位细心疼爱的好主人。他往四处瞧了瞧，乍见一名着白纱视衫、外罩橄榄绿的背心与贴身窄裙的女人，干练的朝他走来，手上端着两杯可乐。

那女子挂着墨镜的容颜，冷秘中闪现着令他期待的特质。她短发上了发雕，服帖的梳向后，露出光亮的额。她的唇型十分完美，透着绯红。

“KODY! 来!” 那女人唤了声，将手中的一杯饮料搁于地上。

圣伯纳犬摇着尾巴喝了起来，时而发出呛鼻的响声。

“这狗很温驯，你养多久了?”

洛伦礼貌的摘下墨镜，亲善的与她攀谈。

裴瑟扬一下眉没理他。她的不吭声，令他有股挫折感；他从不曾遭遇过女人的冷眼对待。他撇撇嘴，颇不是滋味的朝大犬招招手。

圣伯纳犬摇尾吐舌的朝他靠近，他复伸出手在它柔顺的手上拍抚。裴瑟皱一下眉，转身欲走，边唤KODY，可是它低“唔”一声，无意离开洛伦身边。

怎么回事？裴瑟盯量洛伦那性格的五官，微怒的扬高声音：“你用什么东西给它吃了?”

“口水！它迷恋我，刚刚趁我睡时，偷亲我!”

洛伦笑谑的语调化解了对峙的气氛。他看见她似笑非笑的牵动嘴角，立刻礼貌的站起身，欲让出躺椅。她摇首示意自己不远处的凉椅。她立即前去搬来，架在旁

侧。

裴瑟含蓄一笑，抓了抓 KODY 的项颈。

“平时最认生的，怎么今天这么随和！”

KODY 在他俩保间趴下，龇牙咧嘴的，唾涎滴滴地。

洛伦慵懒的聊起金光漾漾的海景，与猜测着她可能的身份。

“看你的气度，绝不可能肯屈就在他人羽翼下工作。”

“那要看你所谓的屈就如何定限。”

“我想请你拍个广告片，不知算不算让你屈就了？”

洛伦递出了自己的名片。在她沉吟的注视着水蓝色名片时，他认定了她女强人的角色。

果然让他料准了。她说她是搞室内设计的，目前已自组一家室内设计公司。

“我对拍这个没兴趣。”她嗤之以鼻的，将名片还给他。

“是没兴趣还是没自信？”

“我的事业很忙，没空跟你搞这个！”她的语气冰冷，脸部表情也僵了。

“我想，搞创意的人都同样喜欢尝试不同的人生。你之所以会拒绝，是在逃避这种在你掌控之外的事。因为你不愿冒险。”

“你太自以为是了！”

她不悦的霍然起身，呼唤 KODY 随她离去。

他看着她自信傲岸的步伐，突然起意跟上她。

“我告诉你，我要拍的是个法国名牌香水广告，企划案十分正点，绝不会破坏你在公司的领导形象。”

她冷漠的打开汽车后座的门，令 KODY 先进去。他巴望着她能回心转意。但见她启动了浅橄榄绿的可乐娜，扬长而去。独留那大犬浑厚的吠声，絮聒在他耳畔。

他想还是韦蔻安亲和些。他令助理小姐帮蔻安量了头围，身長与三转。闷闷的兀自在沙发上坐下，点燃烟。

这个广告交案在即，女主角敲定了蔻安与榆蝶。可是他理想中的另两位人选尚未点头，这着实急煞他。

当然他可以放弃。可是一向追求完美与理想化的他，喜欢一推出个案后，得享万方瞩目与喝采。

蔻安提了个纸袋进来，在他面前展出一件丝质黄线灰色的花衬衫，与一条红领带。

“上回你帮我买单，这次该我送你了。来，穿穿看！”

蔻安大方的替他松掉蓝色领带，脱掉他的白衬衫，态度之自然如同是他老婆般。洛伦想想也许是她生性大方，如果自己太忸怩，反倒难堪。他对自己挺拔的身躯还是十分自信的。

他定灼双眼凝视她。她勾引似的媚笑一朵，将药衬衫套上他身。

“看！朝气蓬勃，年轻多了！”

她再为他系上红领带，顺道在他颊上落下一吻。这

也许并不代表什么，对她这样喝多了洋水泊混血儿来说。可是他颇在意！她俯身凑近他时，一对丰满的胸乳呈在他眼前，他有些吃不消。

她身穿的黄背心似乎小一号了，他的眸光不经意的掠过她涂成红色的肚脐眼，脸微微热辣，不禁深吸一口气。

“HONEY！晚上有空吗？”

她紧挨在他身侧坐下，大腿的温热磨蹭着，令他难受。她轻啃他的耳垂。他敏感的站起身，冷冷的：“拍片时会通知你，你回去吧！”

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，天色昏暗。他走到窗畔，看着大雨顺沿玻璃而下。远处冷静的树影与奔波的车潮，不相干的映成一幅雨景。蓦地，一只圣伯纳犬闪进他眼底。

是它？

他雀跃的抓把搁于伞架上的雨伞，匆促的赶下二楼。大犬正奔向对街，他追上去，一面出声叫唤：“KODY！KODY！”

果然它掉身朝他跑来，兴奋的吠了两声。它淋湿了，连找几声喷嚏。洛伦环视四周，不见裴瑟的身影。他摸摸它的头，制止它对路人警告的低吼声。为怕它着凉便呼唤它随行，将他带回了公司。

当他正拿着吹风机亲自吹整它的显身子时，经路人指点，追随上来的裴瑟，颊上因跑动而泛上一抹酡红。她看着洛伦为它吹理的细心情，十分感动。

“怎么让它跑开了呢？”洛伦责问她的不细心，脸色

俨然狗是他俩的一般。

裴瑟眨动慧黠的大眼，瞟了明显有股敌意的蔻安一眼，故意亲昵的挨近洛伦身边。

“我把它关在车里，忘了锁，它自己开了车门跑出来的。”

洛伦诧异于她如此委婉的态度，欣喜的开口道：“幸亏是遇上我，否则恐怕永远找不回来了。”

“错了！KODY一向机警，它不轻易让陌生人接近的。你是例外！”

“既然是例外，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嘛！就帮我拍个广告吧！一言为定！”

洛伦做了个制止她再发言的手势，随即将蔻安介绍与她认识。

再来就剩崔羽桦尚未人屏了。

洛伦思忖的瞟了两个对望佯笑的女人一眼，迳自吩咐助理小姐，为裴瑟登录一些个人资料。

再次见到崔羽桦时，是在一个深夜里。楚洛伦甫应酬完，醉醺醺的晃荡着他浅青色的宾士车，行经光复南路时，恰见崔羽桦与一男子在街口对骂。洛伦一认清是她，倏然在路旁停车，赶忙下来探个究竟。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去吧！从此之后再不要见到你！你走！你走！”崔羽桦泪水潜然的朝那男子吼叫着，双肩因哭泣而颤动不已。

洛伦脱下西装外套，披上她的肩。羽桦一见是他，哭得愈发凄切，将脸埋向洛伦的肩头。

那男人低咒了一声，悻悻然的坐回他的车，呼啸而

去。

自古红颜多薄命，不知为什么，洛伦的心湖底漾出这般深沉的叹息。

他安抚的暂带她回自宅，动手调了杯螺丝起子给她。

“喝点酒，镇定一下。”

羽桦揩拭泪水，仰脸喝下。眸光里有着谢意。

洛伦放了轻松的钢琴协奏曲，榨了杯醒酒的柠檬汁给自己。低低的问：“这是第几次失败了？”

崔羽桦咬着唇干瞪眼，吸吸鼻，不语。她溜一眼宽敞的大方房里，布置得堪称雅致。一大束枯花插在陶瓮里，新疆织锦的地毯铺陈在脚下；橄榄绿的墙壁上，挂着两幅山水油画，与一幅宫娥起舞的彩绘。

她抚触着沙发旁、矮几上的石膏塑像，那空茫的神情颇类似她此刻的心境。

“男人真的可以为性而性吗？不必有爱？”

这样一句话突兀的自她古典的唇型里漏出，吓着他。他搔搔一头微髻的头发，思索着如何回答。

“呃……我想可能有时候是，但不是每个男人都愿意次次是没有爱情的性……”

“那你呢？你属于哪一种？”她灼热的瞳眸直盯住他。

他困愕的咽一下口水，胀红了脸。“呃……有时候，这决定权在于女方。如果一个我不爱的女人自动投怀送抱，而身段又不差……那可能……”

“你就接受了？贱！没格调的东西！我恨透你们这

种男人！恨透了！”她抓起石膏像朝他丢击过去，双手重捶桌几，泪水又逼了出来，“我每一次都是真心付出情感的，而为什么他们既然不爱我，却还曲意奉承，临了，才告诉我一句‘结束了！’他们以为我是钢石之心呢，还是以为我是那么好玩弄的？告诉我！洛伦，为什么他们那些贱男人，却还要来栽指我贱呢？为什么？”她嘶吼的声音都哑了。

永远都不要相信男人！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！洛伦怜惜的上前拥住她，感慨的拍抚着她的背。她哀恸的在他怀里嚎啕，直到哭哑了声喉，再也出不了声时，才累极的沉睡过去。

他胸前显了一大片，肩头也湿了。他伸手抹去她脸上泪痕，同情的嘘叹一声。

印度齐普尔 (JAIPUR) 市

一行人抵达市区的下榻饭店时，已是暮色迷朦。四个女人心事各异的随在楚洛伦身畔。同行的除了摄影组的人员外，尚有两名助理与一名五岁的童星。

洛伦预计明晚至齐普皇宫博物馆，拍摄亚尔拔堂的夜景。四名女子各代表不同身分的女性代言人，将与他搭配演出十七世纪蒙兀儿帝国的皇帝，沙迦罕和其爱妃泰姬玛哈的故事。这预计剪接成十五秒的广告，道具、服饰皆已准备妥当，脚本也已发给四个女人。

洛伦再次重申稿案的重点。四个女人正分别吃着印度薄饼、咖喱黄姜饭、黄扁豆汤、咸泡难肉。餐馆里人

声沸腾，黄皮肤的、白皮肤、黑皮肤的，各自形成一个圈。

“你们前世是备受尊宠的泰姬玛哈。明天将拍摄皇宫内歌笙达旦的欢腾景象，以及沙迦罕王与你们之间恩爱不渝的深情。还有一幕是泰姬倒在沙迦罕怀里，垂危之际，犹然恋眷不舍的凄切之情。”

戏是可以拍得很浪漫的，可是真实的世界呢？崔羽桦听着不禁红了眼眶。她悄然的垂下眼睑，却让洛伦逮着了她的惆怅的神情。

楚洛伦安抚的将羽桦带离了印度菜餐厅，踟躅温步于粉红城内。街道上三脚鸡（三轮电单车）、脚踏三轮车穿梭。店铺或摊位上琳郎满目的铜银制品、珠宝玉石、皮制用具、木雕、手织布巾、地毯、壁毯……等等。羽桦无心细赏，倒是对印女人身穿的衣袍与头巾深感兴趣，她尤其称奇她们顶瓮的本事。她在一处摊贩前，买了暗红麻纱的头巾披围住头脸，只露出单眼皮微扬的细长灵眸，又拣了几吕象牙串贝珠长炼，垂挂于身上斜披陈一边，如虔诚的信徒般，合掌、微微久身膜拜。

洛伦调笑的付了帐，但她还是不开心。她伸出食指在小贩手捧的陶碗里，沾了据说蒙受祝福的红色圣灰，往眉心一按。

“来拍广告片就开心点，别这样悉悒，一点生气都没有。”洛伦轻搂她的肩，态度十分真诚关切。

“我不晓得像我这样的女人，还能有快乐吗？”

干燥的风吹撩着她的长发，迎面而来的欧美男士对